

「死亡醫生」的自殺機器

x 生與死：現代道德困境的挑戰

珍娜·艾金斯(Janet Adkins)女士是一位充滿活力的中小學老師，醫生診斷她得了老年癡呆症(Alzheimer's disease)。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下午，她在一部1968年製的福斯箱型車裡，按下一部自殺機器的按鈕，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她距離位於奧勒岡州的家兩千哩之外，享年五十四歲。傑克·卡瓦齊恩醫師(Dr. Jack Kevorkian)來自密西根州的皇家橡園(Royal Oaks)地區，時年六十四歲，是一位退休的病理學家。所有的旅館、葬儀社、空無人居的辦公場所、甚至當地的唯一神教會教堂都將他拒於門外。於是他在這部鏽蝕的1968福斯箱型車上放了一張行軍床，一些乾淨的床單，和他新發明的自殺機器。這具新裝置包含有一條靜脈注射管和三個瓶子。其中之一裝有鹽水，另有一罐裝有可以催眠的硫噴妥鈉，另一罐則是可以讓心臟停止跳動的氯化鉀。

艾金斯女士在死前大約三年，首度發現自己的記憶力逐漸減退，彈鋼琴和吹奏橫笛的能力也大不如前。兩年後她診斷出來是患了老人癡呆症。罹患這種病症的人腦細胞會不斷退化，而導致記憶喪失、癡呆、終至死亡。她丈夫諾曼說：「這個消息對她有如炸彈爆炸一般。大腦就是她的生命。」長久以來，她始終相信，一旦生命品質大幅降低，人就有選擇死亡的權利。她還加入海姆洛克社團(Hemlock Society)，該社團的目的為協助絕症患者自殺。

她在接受實驗性治療失敗之後，便設法結束自己的生命。她和家人與牧師商量之後，也獲得丈夫堅強的支持，於是便開始詢問有關協助自殺的事宜。最後她終於聽說了卡瓦齊恩醫師的自殺機器。密西根州屬於少數幾個可以合法協助他人自殺的州，於是她飛到該地和卡瓦齊恩醫師會面。他和艾金斯夫婦共處幾天之後，監視車內機器的運作情形，並在這項痛苦經驗結束之後報警。他唯一的遺憾只是，艾金斯女士的器官沒有獲得捐贈，因為她的遺體留在車內幾個小時無法移動。他說：「驗屍官不許我們碰它。」

「他們在那裡走來走去四個小時，手足無措。你本來可以將她的肝分成兩半，解救兩個嬰兒。她的骨髓也可以取走，還有她的心臟、兩枚腎臟、兩個肺臟和胰臟。想想那些可以因而受益的人們。如果你正在等待一枚心臟，就會完全贊同我的所作所為。我知道她的心臟很強壯。我在螢幕上看到的。」

艾金斯女士自殺的消息傳出之後，舉國震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譴責這項行為，並要求逮捕卡瓦齊恩醫師，只是沒有成功。另外有人給他取個外號「死亡醫生」。醫學界的衛道人士大加撻伐。海斯汀中心(Hastings Center)的蘇珊·伍爾夫(Susan Wolf)說：「就連最堅決支持由醫生協助自殺作法的人對這起事件都應該覺得不寒而慄，因為它沒有任何法令的保護。」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瓊恩·琳醫師(Joanne Lynn)說：「人們認為艾金斯女士做這項決定時大腦是清醒的，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她患有老年癡呆症。」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一位發言人說，這項行為違反了醫師與病人之間的互信關係。「我們不應該讓病人擔心我們將對他們的生命做出價值判斷，認為他們不值得再活下去。」

就連致力於自願安樂死的海姆洛克社團的代表對艾金斯女士的死都採取保留的態度。「艾金斯女士不幸死在她還不應該死的時候。」《紐約時報》報導海姆洛克社團的律師雪若·史密斯(Cheryl K. Smith)的評論說：「她應該要能夠等到非死不可的時候。」假如這個社會唯一能夠接受的是，完全喪失生活品質的人才能自願接受安樂死，艾金斯女士就應該能在自己沒有能力時，信賴他人協助她走向死亡。

約翰·凱利(John Kiley)醫師在《全國評論》(National Review)上較不容情地說，艾金斯女士所遭遇的哲學問題比老年癡呆症更嚴重——畏於面對現實。「她由於無法面對自己得到老年癡呆症的事實而致命。至於卡瓦齊恩醫師則罹患了一種哲學疾病——扮演上帝的角色。」他接著說艾金斯女士死得很「寒酸」。

「提倡墮胎與殺嬰的人想像這些行為都是迫於必要，且是在一種理想的狀況下進行的。但是這些程序終將逐漸變得草率。如果生命沒有真正的價值，死亡又何須任何尊嚴？」